



乾道本韓非子

三

5仁13
769
3



469
卷 9



一 無其人舉其
一 躍馬六上
有 躍馬六上
並 躍馬六上
於 躍馬六上
四 躍馬六上
不 躍馬六上
腫 躍馬六上
一 躍馬六上
字 躍馬六上

韓非子卷第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說林下第二十三

伯樂教二人相蹠馬相與之簡子既觀馬一人舉蹠馬其一人
舉蹠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蹠此自以為失
相其一人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踧肩而腫膝夫蹠馬也者
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蹠馬而拙於
任在腫膝而不任拙於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
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
便非所以逞能也



也君也
暴之也
猶邪也
也侮也
之也猶
乎命疑
當作幸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侮也。曾子不僂命也。鳥有翮翮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漁上二
有而字
是

鱸似蛇。蠶似蠟。人見蛇則驚駭。見蠟則毛起。漁者持鱸。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貴諸。

惑字
行想當
作杜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怨而不

不字疑
衍

主疑當
作生一
無不知
而三字

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

與執一
作決
與執一
作決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母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軒與軒
同軒上
軒與軒
同軒上

惠子曰。弄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弄。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通打作下
與打打
與打打
與打打

相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母舉之者。負之時也。

富猶為
之也
猶無以
則是以

言謂同
用猶以
為也

上為猶
以也密
勿也

相上一
有食燒
二字燒
疑當作
作就作
燒又作
通與作
字上殺
是作食
並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眾駟妬之因曰臣能擻鹿見王王為御不

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眾駟妬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

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

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為密密十年

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弃天

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風相與訟一風過之曰訟者奚說三風曰爭肥饒之地一風

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撮其

母而食之其瑰懼人乃弗殺

蟲有就或作者身兩口爭相齧也遂相殺因自殺人臣之爭

事而亡其國者皆虻類也

公下以
行是

貫疑當
作罪下
同罪下
遂去之
故曰勿
字之矣
故去之
之八日
之行去
下字有

宮有聖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聖之地則寡非矣公

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

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引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為昆

弟矣公孫引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為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

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故曰

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

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鈞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道之

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

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齊夫公之故人公奚不

振上疑
脫不宗

休音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趨謂宮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余疑當
作大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相一作
先是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相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

一掃養
字是

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被也。養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而一作
荆吉下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慶融犒於荆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豐鼓。問之曰：女來卜乎？荅曰：卜吉。荆人曰：今荆將欲女豐鼓，其何也？荅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

欲作按
人來作
臣來無
上極字
並是

國之上，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豐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下臣疑
從

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以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

下以一
作必是

月疑

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
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
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
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尅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
陰五百里以賂之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
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
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
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
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
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已乃皆朝魏

或無子
字可從

也齊
疑脫人
字

上信字
一無是
下皆疑
當作之

一無言
字是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
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
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信荅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各兵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各不立也其奈母
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曰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為客通齊
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死靖郭君因見之

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
死為戲靖郭君曰願為寡人言之荅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

繳不能絰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
有齊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

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

委叔云
云十二
字一作
委之叔
向安金
而見八
字是
得一作
德是

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
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
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
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荆彼
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
公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
百鎰遺晉

述一作
爾是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
而止則無逆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沉之
鄭人有一子將官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
亦去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生者為盜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

世一作
執是

模上疑
人字
模字
測之字
並是字
法術三
字疑行

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
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
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
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
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
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
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
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因離
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執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
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
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
能獨成烏獲不能自舉賁育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削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於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令使

下斲一作斲是

理上一有治字是

去饑寒一作饑寒去食重其甚

以福疑

身一作良是

以無功御不樂生一不重

人去饑寒雖貴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那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

以事上

下不疑
當作下
殺當作
榮是上
一有為
字是小
上疑脫
故字
正一作
而是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眾寡故齊萬
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
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偽為貴誅於無罪
使偃以天性剖背以詐偽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
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
易位乎

一而字
猶則也
道無名
字並是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
約於當世而遺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
名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

中一作
守是

赴給而
撥金下
一疊述
給而撥
金五字
是
貞平一
作貞無
平字是
耳一作
禍可作
何並是

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美古之
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
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
死而願為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
為任鄙戰如賁育中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
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撥
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
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
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平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
可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

失發
作不
發走

垂拱
下有
守

所以
有使
空是

情怯
作持
去是

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
侵弱。眾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微。
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
失女奴，故天下無邪。羿巧於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
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
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
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惜之禍。服虎而
不以桎，禁姦而不以法，塞偽而不以符，此貴育之所患。堯舜之
所難也。故設桎，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
所以避曾史也。所以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
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獨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
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
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

通下
有於
感作
明並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
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
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
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
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
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
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敵，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
之至也。

心治
上有
字是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

半中上
疑脫成

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
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
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行之一
難知之
一作行
一難知
之心

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
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
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
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
而行之。一難知之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
積怨則兩危矣。

君一作
居是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令行。三
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因攢
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
怒下盡忠而少罪。

立一作
失

見憎上
一有民
樂是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
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
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
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
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
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
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愉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
追禍。禍賊當誅而反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立。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
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
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
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見憎不能盡勞而務功。魯見說
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為隙穴而人主獨立以

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
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
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赦。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
堯復生。舜復立。如此則上無虜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
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
赭堊。暴兩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
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
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
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
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弱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

務上
脫不守
群書治
務作不

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稊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
人力。故得天時。則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
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
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金書作
鈞字之
誤也
材一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臨
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
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
銖失船。則沉。非千金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
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力以共載之。故
安。眾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
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
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
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

於事上一有易字是

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明。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責在乎

無致

可作

必載詳書治要作畢載

已。而不在乎人。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鈎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間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屛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撲以道。為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

至也。

韓非子卷第八

此處為書中文字，因模糊不清，難以辨識。

韓非子卷第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求端直也欲衆觀也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失責下不明五曰疑詔詭使疑危而制之詭詭而回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其聽從若門戶然其說侏儒之夢見竈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場則則為臣所塞其說侏儒之夢見竈後人不見此譏靈公偏聽子瑕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季孫與之同亂是迷孔子對舉國盡黨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

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今皆稱不疑則雷其患在豎牛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豎牛故身而江乞之說荆俗也荆俗也荆俗不言公得以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故使有敵已故更貴且妾以

觀下一有在字則也說同

而猶與也亡一作也

敵之彼得敵道足以成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為室盡以其明黨為擁更甚也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為室盡以其明黨為擁更甚也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為室盡以其明黨為擁更甚也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深澗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故仲尼說墮霜仲尼對哀公言墮霜不殺而殷法刑弃灰將行去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而公孫鞅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罪幸磔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澤火焚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澤火焚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澤火焚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

必罰二

一冊也

賞與薄而謾者下不用也謾欺賞與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薦草猶故越王焚宮室焚其室者欲

一有之

而吳起倚車轅賞移轅者欲示李悝斷訟以射射故其斷訟與宋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瘞君與勾踐

上知下

知故式怒龍人故式怒龍以求勇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為責諸也婦人之拾蠶拾蠶握蠶是以效之拾蠶握蠶

一有之

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賞譽三

一上疑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責下則人臣不參下之材

一有之

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本深地故索鄭而合之與吹竽混商吹竽是不責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

一有之

為嘗試申子為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韓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河東以構三國此而應侯謀施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

一有之

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而應侯謀施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

一有之

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而應侯謀施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

一有之

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而應侯謀施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

上二事、比目一聽之患也。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為女奴、使人問他、則不驚、私謂使此、雖知其為、陽若不知、更鹿之散、是以龐敬還、公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為女奴、而戴謹詔視、猶售、戴謹欲知奉、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商、太宰論、輻車、者更使視輻車、周主亡玉簪、求神明之譽也、商、太宰論、牛矢、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已所智、而有所問、則深智、一物、衆隱、皆變、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
以驗左、故必南門而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右之誠、故必南門而三鄉得、卿之犯者、皆得其情實、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私得曲杖、卜皮事、庶子、便得彼陰懼也、西門豹、詳遺轄、謀遺其轄、欲取、

四智字與知同

必下一有卷字是事猶使也詳伴通

陽山疑當作山陽說同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為其、故、陽山謾、豎、為謾、摻、堅、淖齒為秦使、謀為秦使、齊人欲為亂、君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謾言白馬、以誠、子產離訟者、得兩訟之情、嗣公過關、市、知過者之輸金、便得聽察之稱、

倒言七右經

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物不能當也、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一人不能擁也、不能擁、擁君、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後人煬則蔽竈之光、故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譏彌子瑕、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一無國人人字是據是假借

賤錢假借一作踐

故下
有字

一無下
字是

下遇
作及是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舉國論其是非。不得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之人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論其是非。不得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之人不免於亂也。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二人。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遇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也。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弊。

下以猶
為也

因疑當
作曰
一無可
字是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以齊兵。以齊兵。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可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致疑則大盜得其言。莫殺者。無人疑故也。叔孫相魯。自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

未子九

也下
有豎牛
目三字
是

以一作
已通爾
上有寫
字是

是
有因字
是

江乞以
下一提
行是

爾請之矣。使爾佩之。王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王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王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王已佩之矣。叔孫召王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王。王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以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鍾，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僕，此不參之患也。江乞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内，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庶無危乎。

一無之
字無必
字並是

不言人惡，則白公得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成其女效謀，故危也。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雍已也。乃貴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雍去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下必坐上，下得罪與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鈞正可相與議，則是益樹雍塞之臣也。兩受其謀，為雍更不得術。嗣君之雍，乃始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效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防疑，則效絕也。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

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二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形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肯嚴形鄭少年相率為盜置處於藿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下治一作法無下之字下提行並是入上一有故字是二形字與刑通故疑當作政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雲貝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

下之字猶其也

一無下看字是

行字疑

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灰塵播揚善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因鬪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酷也。無弃灰所易也也。毅酷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有者以為將行。將主行道之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

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知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罪下一
有重罪
二字是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罪避故一曰公孫鞅曰能無罪而不生亂也

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

於市甚眾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遮擁而人竊金不止大罪莫

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

輕犯故今有於此曰子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

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

離離者
字大一
作夫是
於上一
有人字
是

輒一作
趣是

賞一作
罰是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故勢南靡恐燒國哀公懼自將眾

輒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

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

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

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

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

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

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

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

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

也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

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
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
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
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
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
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
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
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
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衛嗣
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
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

蔽幣通一作幣

死屍省文

王或作君可從

次下
有知字
者死作
而死者
三字並
是

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
誅故曰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雖胥靡不取都金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
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
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
罰嚴而必君欲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
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
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
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
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為田者害政當去之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故也於是乃

越王以行是下提羊下疑脫人字

倚一車較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其瘠上以為慈愛於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越王慮伐吳也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鼂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毀之足

曰一作其假借一作吳

以殺人矣舉於勇則人以頭獻
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鼂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鼂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鼂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割也故曰王將復吾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剄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則人豈不為哉其所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嘖一笑必喜愛其妾為也嘖有為嘖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嘖笑哉嘖笑尚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嘖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
有予也

下王疑
當作君
公上一
有鄭字

鱸似蛇。螭蟲似蠟。人見蛇則驚駭。見蠟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螭蟲。漁者握鱸。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孟賁。鱸螭蟲有利。故人握拾。比有孟賁之勇。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欲猶將
也一禁
得疑當
作德三
以下一
提行是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宣王死。湣王立。好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眾。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而聽之。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欲疑已外市也。為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內則知昭侯之意。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為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三

韓疑當
作泰講
講通下
七講字
同

上也疑
衍韓疑
當作泰
下王宗
疑衍

國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為送。此悔之辭。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國入。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曰。不獻三城之故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廢上黨。棄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風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風也。主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也。傷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柰何。今上黨樂而其處又煩劇。雖王曰。必弛易之矣。謂移其兵。以臨欲弛之。恐王不聽。王曰。必弛易之矣。東陽吾斷定矣。

宋上二
有爲字
是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立以遣爲市立以
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
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爲姦
戴驪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輻車至李史門者謹爲
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輻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問李
史受笥。遣伺輻車故實奉笥本令同奉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
人之屋間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不事於臣求簪三日不
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
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
太宰因誠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
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上之二
作知是

割一作
誠韓昭
行下提
下有侯
字並是
入而入
字一無
是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
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割誠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
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
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
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入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
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
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
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
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
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
上皮爲縣令其御史汙滅而有愛妾上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
御史愛以知御史陰情

陽山疑當作山陽謂疑當作韓一不重也字齊人以下提行並是

西門豹為鄴令。佯其車轡。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已也。乃偽謗。穆堅以知之。穆堅令王偽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已也

淖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為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韓非子卷第九

許何通一作呵為讀通

韓非子卷第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則人主雍。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制其患。在胥僮之權。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相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詔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

一重內分為用四字是以下疑脫故字主殺當作置權一作諫是

朱或作午可從說同

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寯。而季辛。鄭袖言惡莫。而新人削費。無忌教却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市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忝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馭。茅而不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

辛下一
有誅字

不疑常
作昭

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廙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王言。而子常用。內美而虞號亡。佯遺書。而長引死。用雞。而鄒桀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蒞。

廟攻右經

黎說作
梨之作
並梨
借且
省字一
無王字
美下有
人字並
是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嚮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則左右重。久語懷。則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子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州侯相荆。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

燕人以
下一提
行是感
故疑倒

一不重
好宗上
之作至
並是
皆下一
有曰字
是

官公子
以下十
一字為
荆王語

制下疑
脫一曰
二字

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曰。燕人李季好。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柰何。曰。取五姓之矢。尿。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曰。浴以蘭湯。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來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荆王欲官諸公子。於四隣。戴歇曰。不可。官公子。於四隣。四隣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相。

一無上
公家有
下有季
字並是

政功通
一作功

翟以下
一提及
是構
構通

公偃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
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
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
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
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
兩國之約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
請為魏王構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彘蚩大夫種曰不可
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
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其敵
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
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呂以下
一提及
是

君一作
軍是

一無王
字是
疑當作
持

疑一作
是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
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呂
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
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
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母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
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王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
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別
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
敢乞飲長者則跪走退及夷射去則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

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則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一不重
濟陽君
是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

為猶若
也

惇勃通

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愕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

為謂通

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為妬也。因為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郟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為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郟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死因為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郟宛。遂殺之。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

以為犀首也。乃誅之。

廢疑當
依經作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王以為賤公子也。乃誅之。

下有疑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曰。濟陽君有少庶子。有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間謂省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黍種當
作窮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竄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上尚宗
與上通
下二尚
字與掌
通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臣一作

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灰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

一無財

臣之罪三也。堂下得財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母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賢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不疑當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

惠疑當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為太子。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為兩國。

王下殺
脫以字
人一作
臣是為
謂通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商臣為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人聞之。未察也。乃為其傅潘崇曰。柰何察之也。潘崇曰。嚮食。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為之諸侯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膳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廆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廆於朝。韓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廆而兼哀侯。

田恒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荆以為外用也。則必誅之。

諫問通
一作問

願察當
作患
願省字

榮榮假
借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犁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犁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乎。王曰。然則為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為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

三亡字
與志通

王疑當
作玉

政一作
攻是
晉以下
一提及
是榮發
假借

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
公于赫
吳政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
荆人聞之因用于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晉
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
意而亂其政

與樂通

叔向之讒萇引也為書曰萇引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
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
行周以萇引為賣周也乃誅萇引而殺之

理一作
理是

鄭相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
名擇鄆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之
外而理之豐之以雞豕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
臣相公襲鄆遂取之

此條一
在秦條
僂後是

鄆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鄆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

一重魏
是王三字

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荆
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上有猶
置也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公還
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
以君為神也

韓非子卷第十

虞與伏 同省作 密交或 誤作密 李疑當 作李李 梁也深 上一有 迂字是 畏疑當 作魏魏 年也震 疑當作 慎慎到 也車疑 當作陳 狀字疑 行言而 疑當作 翟二字 疑行

韓非子卷第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引。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鳶。謳琴筑。武宮。美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深闕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下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誦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挾夫一
倒足謀
疑當依
經作謙

三挾夫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
美善美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
而攻楚吳起懷瘡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播吾
之跡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
自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乎如是
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衛人佐弋卜子妻寫弊袴也而其少
者也先王之言有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為大而世
意小者未可知也說在宋今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
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
者也

信一作
能下
作不並
是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
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
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季者邑

記疑當
作託者
上疑脫
慕叔尚
三字
其疑當
作甚

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記者國之鍾此
三士者言龔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
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當
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情脩耕戰之
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入主奚
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周疑當
作害成
疑當作
畏

位蒞通
一作蒞
走上
有日為
下三字
去作六
並是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緩之以鄭簡宋
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走睡卧
與去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僂明主
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
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
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

信上一
有表字
是事疑
當作楚

次行一
有右經
二字是

李悝謾兩和也。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一無而
字是下
晉字疑
術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李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今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勝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

直聲
作真

若辯其辭則九心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

曰下
有喜

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為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又於歲數今我為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為

不勝
不勝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擗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

下
同

一無下
今字是

好上一
有臺
二字是

人上一
有客
二字是

重上
削字是
棘下疑
脫何以
二字下
見一作
兒以下
提行並
是

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治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
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以齋今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
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
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王曰計
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
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
棘刺之母猴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兩霽日
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
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
以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
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
棘削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見
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

冥冥同

蒙上一
有違字
是
持疑當
作待

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
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設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
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
步之遠非拜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
也有常儀的則拜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
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
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以功
譽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
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
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
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耳。

英英假借英策同

客有為周君畫夾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英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英者曰：築十版之墻。數丈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畫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英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英同。

此下疑脫畫字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大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大馬人所知也。日暮春聲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鑿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空。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空。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弃之。今

有樹為也。謂為通。任重字。下節而衍。堅。

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且卑。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訕為之。而屋壞。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訕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虞慶高也。慶慶曰不然。五字。在更字。上更宜。早猶言將耳也。直下。有豈。二字是。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烏得無折。且張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

士疑當
作工巨
管作直
范且以
下當連
上為一
章
也下疑
脫二正
二字

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
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戠，然至日晚必歸，饒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賣疑當
作買求
字疑衍
熟上疑
脫且字
耘疑常
作云一
無上者
字是調
疑當作
周

三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誚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孰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去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子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

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稽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龍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有下
有上
是
吳起以
下提
行是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播吾。刻踈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曰疑當
作面者
上疑脫
黑字

據一作
據是

文公反國。至河。令邊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回目黧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邊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眾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擲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眾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袿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
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
年飲酒不能醺。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

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書

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璞。梁人有治者。動作

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固然。

邳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

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

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

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非猶不
也對疑
當作堪
紳亦束
也一無
下書字
是

一無舉
字是

上置一
作置是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
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
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王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

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

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

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

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

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胼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

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

叔向者。國之錘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受授假
借臣疑
當作國
意疑當
作章
者下一
有邑字
是

見好疑
與猶於
也

下土居
朝疑當
作下朝
居上行
下一有
渾字是

不下一
有得字
重上紫
字無欲
字並是
公曰諾
三字疑
當移與
字下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
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嚴穴之士
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仇禮下布衣之士以
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嚴
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土居朝則農夫
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
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
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紫桓公患
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柰
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
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
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日

上欲一
作王以
作請並
是益疑
當作益

惠下疑
脫一曰
二字

不一上
疑有脫
字未詳

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
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欲欲民無衣紫者王以自
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
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
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
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
之事不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
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
遺桃李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雖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
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

一無下曰字是

而馳之而猶與也韓下字有極

上疑當作下為去聲

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眾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受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服戰雁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

孔子以下一提及行是

君上疑脫鄰字下長一作乃斷二字無上先字並是猶疑當作祿易上一有不字是受假借

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為人君者猶于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圜水圜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度以禁之長纓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蒞民也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時後曰非所吝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累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鐵饑或同用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文侯不聽。曰。不可。

學效義
同舍一
作舍父
一作母
重字字
非下有
是所字並

下曰猶
謂也

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疑適市來。曾子欲捕。疑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真其疑也。楚厲王有警言。為鼓以與百姓為戒。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言。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李悝警言。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以下二條已出
七術一
無是到
倒省字
至字疑
衍謾遺
假借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
惠嗣公使人偽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
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子汝金。因護之。關市大恐。以
嗣公為明察。

韓非子卷第十一

江戶津田義蕃

校

